



下

青瞳之 大容天下



媚媚猫
著
darong tianxia

你为什么不能笨一点、

软弱一点？

江山社稷的责任为什么你要承担？

究竟什么时候你才能作为一个
纯粹的女人……来我怀里？

青瞳



大容天下

下

媚媚猫
darong tianxia

第四章 人间所事堪惆怅



独背残阳登高楼，谁家玉笛韵偏幽。一行白雁遥天暮，几点黄花满地秋。

惊节序，叹沉浮，秣华如梦水东流。人间所事堪惆怅，莫向横塘问旧游。

一 万岁



拼死也好，舍命也好，都已经过去。苑军走在自己的街道上，看着路上一切景物，心中充满了得胜的骄傲。

他们西北军丢了骁鞮关，丢了青州，以至于大苑丢了都城。这是莫大的耻辱，然而如今，他们终于亲自洗刷了这般耻辱，都城是因为他们丢的，如今还是由他们夺回来了！

毕竟是经历过战火的洗礼，京都处处都留着战争的痕迹，皇宫大面积损毁，京中原本整齐林立的店铺、牌楼……多半已经成了一片废墟。不过这不要紧，中原民族的韧劲是超乎寻常的，只要驻守京都的还是他们自己民族的军队，只要给他们生存的土壤，大苑的百姓就像最容易生长的种子一样，只需一个秋季，就能结出累累硕果。

苑军列着整齐的队列，挺直胸膛走着，他们一个个形容狼狈，全身浴血，但是每个人眼睛里都满是不能抑制的兴奋。这街、这路、这城墙、这瓦片，甚至京都城中的天空，都让他们激动不已。

正阳街、朝阳街、长安街、永安街……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成了欢乐的海洋，躁动的心久久不能平复，沸腾的血久久不能平息。疲累极了的士兵也不愿意停下

来休息，经常是走着走着，就有一队士兵莫名其妙地欢呼起来。他们就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，放开喉咙欢叫，感受着从心里发出的骄傲和快乐！

忽然有一个士兵叫了起来：“九殿下！九殿下！”声音中充满了欢愉。

其余士兵转头看到王庶，一起欢呼：“九殿下！九殿下！”

王庶冒死打开城门，身上一共中了三刀五箭，虽然都没有在要害上，却也伤势颇为严重，脸色惨白一片。他也受到欢乐的感染，纵声叫道：“大苑万岁！”

“大苑万岁！”苑军举起武器，跟着一起大喊。

有一个士兵喊道：“京都万岁！”

“京都万岁——”更多的苑军跟着一起喊，连别的街道上的苑军也围了过来，一起大叫：“京都万岁！”

忽然，人群中有一个士兵叫了一声：“九殿下万岁！”

周围几个兴奋之极的士兵跟着一起叫：“九殿下万岁……”

一瞬间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，最先脱口喊出“九殿下万岁”的士兵脸色一片雪白，吓得不知所措，他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！他是最先冲进城门的步兵之一，九殿下那小小的身影推开极高极厚两扇城门的样子，太深入他的心，以至于在极度兴奋中，脱口便喊出了这么要命的话！

王庶手心冰凉，心中也冰凉，他是生在帝王之家的人，自然知道帝王什么能容忍什么不能容忍。只要对帝位有一丝威胁，哪怕是一点捕风捉影的苗头，或者只是村夫不切实际的一句玩笑话，只要被帝王知道，就必定用残酷的手段镇压。

王庶心中越来越沉，就算他还有生存的希望，今日这一声万岁，十成中也断送了八成。

那个小兵都快要哭出来了，道：“九殿下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王庶冲他微微一笑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，让阳光照在自己的面容上。帝王家代代基因优化的结果，现在每一个苑室子孙都长了一副好相貌，就连年过四十的晋王都颇为英俊，正值盛年的王庶更显得英姿勃发，气质高贵。

“兄弟们！我们的都城夺回来了！我们应该欢呼——大苑万岁！”

“大苑万岁！大苑万岁！”士兵们又开始回应。刚才的口误，就当没有发生吧。

其实，很多人都明白这种事情是瞒不住的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的话，迟早都要泄露，但他们这些大头兵没有更大的智慧，也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敏锐。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去补救，只是每个人都在心中下定决心，刚才的话就当没有听见，无论谁去问，他们都不会说。

重回京都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迎回皇帝。



中原民族是将皇帝看得很重的民族，这个精神图腾一般的存在，一定要住回那个皇宫中，百姓心中才能安定。

好在皇帝就在拱圣军中，离京都留春门不足十里的距离。霍庆阳夺回京都的第二天，只把街道上的血迹打扫一下，就急急将皇帝接回了皇宫。

西北军在街边列队迎接，皇帝乘着御辇，戴着面纱，在赵如意的近身陪同下，缓缓驶过人群。让西北军有一些失望的是，是他们浴血苦战才夺回京都，但皇帝却身前身后都带着十六卫军保护，并不肯靠近他们，甚至还有些戒备。

之后，皇帝也立即下旨，城中营房由十六卫军暂住，西北军仍旧出城扎营等待。

按说这个命令说得过去，京都城虽然大，但平时都是只供禁军驻扎的。禁军不过两万人，城中的军营也不算大，现在这么多十六卫军住进去已经很勉强，哪里有空地方给西北军住？

不过西北军浴血打下的城池，却不让他们进驻，士兵心中总也有些怨气。好在之后圣旨上许诺的封赏颇为丰厚，加上霍庆阳压制，也就足以安抚这些士兵了。

王庶并没有和西北军一起欢迎皇帝回京，他伤势颇重需要休养是一个原因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知道从现在这一刻起，自己能做的都做了，能抗争的都已经抗争了，他的命运已经不再由自己掌控，全看那人的心意，他只能静静等待。

第二天就等来了圣旨，王庶恢复显亲王的身份，进封扬威将军，采邑三千。

照例，他该进宫谢恩。但是霍庆阳存了舍命也要保他的心思，命他留在城外军营中休养，自己进宫替他谢恩，只说王庶伤势过重，无法行走。

霍庆阳将谢恩折子交上去，原本希望能面见青瞳，凭着两人昔日的交情，探探青瞳的心意，看她对王庶的态度究竟如何。根据以往对青瞳的了解，霍庆阳心中是存了极大希望，也许他们都是过虑，实际上皇帝并没有打算杀了王庶。

然而他在武英殿等了一个下午也没有等到皇帝召见，一直到晚饭时候，又有小太监带他到了弘文殿，皇帝赐下菜肴，要留他吃晚饭。

霍庆阳独自胡乱吃了些晚饭，一直等到深夜，才有宫人来传旨，让他先回去，皇帝今日身体不适，改天再召见。

霍庆阳沉着脸骑马往回走，刚刚走出一条街，就见街上骚动不已，许多禁军打着火把，在街上急速奔跑。

霍庆阳勒住马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此刻已经是深夜了，没有意外情况，禁军不会突然行动。而且看他们奔驰的方向，分明是城外军营。

军营有事！霍庆阳顿时就出了一身冷汗，他什么也顾不得，跃过步行禁军，

快马加鞭向城外飞奔而去。

事情大概是刚刚发生的，城门的守兵见了他还施礼，“霍元帅！”

霍庆阳顾不得和他寒暄，问道：“今夜可有禁军出城吗？”

守兵点头，“已经出去两个队列了，好似还有调度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看着好像是去你们西北军的营地了，霍元帅你也不知道吗？”

霍庆阳心烦意乱地摇摇头，打马便走，还没有到营地，就心中一凛。

只见营中火把闪亮，营门已经安上了拒马，无数士兵手持弓弩，冷冷地和禁军对峙。

一个禁军军官高声厉喝：“胆敢阻拦禁军办差！你们西北军敢造反不成！”

西北军士兵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冷冷盯着他们，看来只要他们再上前一步，必然就会万箭齐发。

西北军士兵刚刚经历血战，人人戾气还没有去掉，禁军两个小队只有六七百人，面对这些杀气腾腾的士兵，不免有些色厉内荏。

霍庆阳快马赶来，营中士兵先是一紧，随即认出他来，又是一松。

霍庆阳在火把的映衬下认出副将方克敌，喝道：“方克敌！你做什么？”

禁军领头的叫李作鹏，霍庆阳也认得，他客气地招呼一声：“李大人，不知李大人深夜到我营中有何公干？”

李作鹏抱拳施礼，“霍元帅，末将也是奉命行事。皇上听闻显亲王爷受伤颇重，特地派了御医前来诊治。谁知贵部方副将好生无礼，竟然将御医扣住了，这等藐视皇上的行为，岂能容他！”

霍庆阳强忍着心头震惊，喝道：“方克敌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元帅，过来说话。”方克敌脸色凝重。

李作鹏冷笑，“有什么话你还是大声说吧，霍元帅忠心耿耿，可不会听你胡言乱语。”

霍庆阳看了看，李作鹏一双眼正眨也不眨地盯着看他的反应。但是霍庆阳却不怕他回去打小报告，方克敌为人识得大体，他让自己过来，就是确实有话不方便大声说。

于是他温声道：“李大人，请你稍等，我去叫方克敌给你赔礼！”说罢不理会李作鹏的脸色，穿过人群，向方克敌走去。

二 庇护



方克敌小声道：“元帅！皇上要杀了九殿下！”

霍庆阳眉毛一跳，方克敌又道：“今天你去了不久，宫中就派来御医，说是听闻九殿下伤重，前来诊治。兄弟们看他神情慌张，就动了疑心，紧紧盯着他的举动，只见他装模作样诊了诊脉，就拿出一些药膏要给九殿下涂在伤口上。属下看到这御医汗水流得比药膏还多，便抢下药膏来，想拖住他们。争执期间，胡久利不耐烦，将一团药膏塞进这御医口中。”他低声道，“属下说是九殿下病重，要留下御医诊治，其实那御医已经死了。面孔乌黑、七窍流血，是中毒症状！”

霍庆阳心头一跳，低声道：“九殿下如何？”

方克敌微微点头，“无事，兄弟们手快，并没有让药膏碰到他的伤口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小兵面色苍白地跑来，冲方克敌叫道：“将军，不好了，九殿下不见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方克敌和霍庆阳一起跳了起来，方克敌吼道，“九殿下病重，能去哪里？你为什么不看住他？”

那小兵哭丧着脸，道：“将军，你也没有让小人看着九殿下啊！小人是想去看九殿下烧退了没有，想不想喝水，这才进了他的营帐。谁知被窝做成人躺着睡觉的模样，九殿下却不在里面，我摸着被子里的温度，恐怕九殿下已经去了大半个时辰了。”

“不好！”方克敌道，“九殿下一定是听见我们为他争吵，进宫去了！”他跺脚道，“今天下午九殿下就说他愿意独立承担，不想连累兄弟们，我只随便劝了两句，我……唉！我怎么就没有在意呢？”

霍庆阳眼中露出决然的神色，不再说话，一带马，转身向城中奔去。

路过李作鹏身边，他冷冷道：“本帅这就去进宫面圣，李大人，本帅没有回来之前，你可不要轻举妄动！”

李作鹏表情一僵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他知道霍庆阳这些原来的定远军都和皇上交情匪浅，不要说霍庆阳，便是随便拿出一个以前定远军的校尉来，说不定都和皇上有交情，还是不要得罪的好。

王庶也真是命大，他抱着必死的心思进宫，等于自投罗网。赵如意在听到他

请求面圣的消息之后，立即安排刀斧手埋伏殿前，安排好了就宣王庶进来。

谁知就在同时，大苑资格最老的武将德高望重的英国公王敢同时请见。王敢是青瞳特许，无论何时进宫都不需等候，即便接见的。

传旨的是大太监事程志，他又不知道武英殿中此刻正埋伏了刀斧手，见了白发苍苍的老国公，赶着上前行礼，叫道：“国公爷，您老慢点，让小人扶着您走。可巧刚刚显亲王要见驾，皇上已经醒了，在武英殿等着见显亲王，小人扶着您老一起去武英殿，您老就不用等着了。”说罢立即叫了另一个人通传，自己上前扶着王敢，和王庶一起向武英殿走去。

武英殿中，阿如坐在椅子上，肩膀和手臂僵硬得像一段木头，仔细看，还能看见她轻微地颤抖着。

忽然，一只柔软的手抚上她的肩头，轻轻地按摩着。

“阿如，你怕吗？”赵如意轻声问她。

阿如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停了一下，又点头。

“呵。”赵如意轻笑出声，“你这到底是怕还是不怕呢？”

阿如说不出话，用满是忧虑的目光注视着他。

赵如意凝视着她，微微笑了，“你自己不怕，只是怕我有危险，是吗？”

阿如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好阿如，别怕！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呢？”

两盏纱织宫灯映衬下，武英殿恍惚朦胧。宫中每个殿应该有十盏宫灯的，但是他们刚刚回宫，什么都不齐备，只能一切从简了。

阿如脸庞被一层红黄色光晕笼罩，她的双眼带着淡淡波光，轻轻指了指外面，又摇摇手，然后带着恳求的目光望着赵如意。

“你让我不要杀人？”

阿如用力点点头，指指外面，又摇摇头，忧虑地看着他。

“你担心我杀了外面那个人，自己也会死？”

阿如身子一颤，轻叹，安静下来了。

“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是……我已经不能回头了。”赵如意笑容带着些诡异。

阿如微微颤抖一下，垂下眼帘。

她没有再做任何努力，她只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普通女子，字都不认识，也没有太多的是非概念。只是从赵如意第一天晚上和她同室而眠开始，她就把自己算成是他的了。不管他怎么决定，她都准备听从，不管有什么命运到来，她都准备接受。

侍卫在门外大声问道：“陛下，英国公和显亲王一起前来，已经到了武英殿外，宣吗？”

“英国公？”赵如意脸色一变，“他怎么会和显亲王一起来的？你们怎的让他直接进宫，未曾通报？”

那侍卫见坐在一旁的“陛下”没有开口，赵如意却毫不客气地问他，心中略有不快，但赵如意现在得宠的程度众人皆知，却也不敢得罪，只好赔笑道：“如意郎，是这样的。英国公是咱大苑武将中第一老臣，历经三朝，三朝都立过大功！曾前后得过三代皇帝的特旨，可以携刃入宫，君前免礼，遇事不传。今夜他进宫，侍卫们也不敢耽搁老国公的时间，直接请他进来了。侍卫已经派人通知了程志总管，刚好陛下宣显亲王进武英殿见驾，程志总管便扶着英国公一起来了。”

赵如意眉头紧皱，心中急速转着念头，王庶来了一会儿了，他为了设下埋伏，让王庶等了一阵。这件事他也是听到王庶前来临时起意布置的，英国公应该不知情。

他想了想，道：“让显亲王先去体宁殿等候，就说皇上要先见英国公。”

那侍卫看着阿如的表示，阿如微微点头，面纱颤过一片涟漪。

侍卫见她点头，便大声称是，下去传旨了。

“节外生枝！”赵如意摇摇头，“阿如，去帘子后面吧，我们得先应付了英国公。”

赵如意现在已经不经常垂着帘子接见臣子了，阿如是戴着面纱的，人们看不出她的嘴是不是在动。赵如意只要垂首站在阿如身后说话，声音传出的方向就没错。皇帝总是和来人隔着一段距离，只要没有人敢盯着看，就发现不了问题。可是王敢身份不同，他肯定是敢盯着皇帝看的，所以赵如意也不能不谨慎些，垂下了一席细密的纱帘。

三 悲悯

不一会儿，王敢就颤颤巍巍走了进来，冲着纱帘抱拳施礼，大声道：“臣王敢见驾。”

侍卫安排他坐下，赵如意使用青瞳的声音问道：“国公，如此深夜，你来见朕有什么要事吗？”

“要死？”王敢大声道，“陛下，原来你也知道，京都的百姓真的要死了啊！”

王敢最近这半年，耳朵开始不好用了，他自己听不见，也觉得别人听不见，说起话来声音比打雷的声音都大。

赵如意被他震得耳朵发痒，只得加大声音，“国公，你说百姓要死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陛下，你居然问为什么？”王敢有些生气了，白眉毛白胡子都一跳一跳的。

“陛下，昔日您让百姓撤出京都的时候，是怎么说的？您说一定会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！为您这一句话，我带头劝我那些庄户先出城，又让我儿子侄儿都上街去，帮着禁军把商户都撵走了！老头子当时拍着胸脯说，要是不能回家，就让他们住我的府邸，种我的田地！京都夺回来了，百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”

赵如意皱起眉头，道：“国公深夜入宫，就为了这件事？百姓自然要召回，不过京都现在一片狼藉，还不适合百姓居住。朕召回百姓，总要给百姓地方住吧。”

“陛下说要给百姓地方住！可是今天我在街上看到，禁军将好好的房子拆了！陛下你命人拆了百姓的房子，这就是给百姓地方住？”

赵如意耐着性子道：“拆房子自有用处，朕已经有了全盘计划，这一次要将召回百姓和田土厘定事宜一并完成。京都住的都是背景深厚的世家高官，不趁着他们都不在的时候厘清田亩，等住进来就不容易办理了。”

这倒不是赵如意的想法，在整个新政体系中，京都单独列出的一个环节，便是因为京都关系复杂，一个处理不好就可能影响全局。早在新政伊始，青瞳就和萧瑟详细商量过了，细细地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方案，那是由萧瑟亲自主笔、反复斟酌才定好的。有很多萧瑟推断需要强硬执行的细节，赵如意完全按照这个条款做事，只是把预定时间提前了一些。

青瞳和萧瑟的地位职责，让他们必须看得比别人长久，打算得比别人更远，要不然哪里来那么多事日日操劳？赵如意看不到这么远，但是给了方案让他做，却没有问题。

王敢却跌足跺脚，痛心疾首地叫道：“陛下啊，你这脾气改改吧！从我认识您，您就太喜欢冒险了！昔日守渝州城也是这般，现在您又想要掘开梁河，结果怎么样？京都的敌军没有淹死，倒是那么多无辜的百姓白白死去了！如今又要立即革新，陛下，您现在不是领兵的将军，是一国之君了！亿万生灵指望着您啊！您可不能再这样冒险了！”

“国公，此事迟早要做，朕意已决，您不必多说了。如果是哪个世家豪门王公

大臣见到自己的房子拆了，托您说情，您就让他直接来找朕说话吧！”

王敢喘着气，道：“王公大臣、世家豪门，他们自有来找陛下的人！老臣来是为了那些百姓，王公大臣的房子您拆了，他们有钱再建，庶民的房子拆了，陛下您让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啊？”

赵如意道：“房子大半毁于西贼之手，朕拆掉的只是规划中的很少一部分，朝廷也会适当补贴百姓一部分。京都人口过度密集也不是好事，百姓无力在京都居住，临近的州府都可以接收，济州、梓州、扈州，怎么会没有住的地方？”

“陛下还说济州！”王敢狠狠跺了一下脚，“当初陛下如果不让京都百姓去济州暂住，那一场大水也不会淹死那么多人！济州哪里有那么多人人口给水去淹？”王敢神情悲戚，道，“这些人中很多都是老臣劝走的，他们不愿意走，我带着我的儿孙、派出我的子侄，挨家挨户劝他们，我劝他们背井离乡，劝他们到济州暂时躲避战乱，说是这样能保平安！可是他们没有平安，一场大水，活生生十万人啊！这中间有多少不愿意走，是老臣硬下心肠撵走的！等于我让他们走上了死路！老臣心里有愧啊！”说着，老国公捂住脸，大声哭了起来。

越哭越是伤心，当真是声震屋瓦，悲伤莫名。

只见老人家顿足捶胸，气噎声嘶：“我真恨不能替他们死了！老天怎么不让我这个老头子替他们死了！老臣有愧啊！”

赵如意被他哭得心烦意乱，连声劝慰也毫无用处。突然他身边的阿如站了起来，赵如意还没有反应，她已经走出帘子，轻轻来到王敢面前，递过一块绢帕。

王敢正哭得伤心，突然见到面前多了一块手帕，他愣愣抬头，见到一双温和无比的眸子，正静静地看着他。眼睛以下都蒙着一块面纱，看不清嘴角是不是含着悲伤。但是那眼睛里闪动的柔光和泪意，分明让人感觉她正和老国公一样伤心着。

王敢有些呆了，他年纪已经老迈，眼睛也有些花了，看着眼前恍惚熟悉的眉眼，应该是陛下没有错，但是陛下那一双飞扬的浓眉下，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眼神。这种眼神是让人舍不得移开目光的眼神，而陛下，那是让人不能多看的眼神。

“你？”

他刚要疑惑地问，眼前的身影却已经轻轻巧巧又退回帘子后面。帘子后面，轻轻传来一声叹息。

叹息中充满了悲悯，王敢的火气和悲伤奇迹般就消失了大半，那温柔的目光似乎能治愈一切似的。什么也没有解释，只看这目光，王敢就莫名相信，有这样

眼神的人一定不会做恶事。

他讷讷道：“老臣也不是怀疑陛下，只是想问问，如今京都收回了，他们要回来，百姓要回家！陛下您什么时候让他们回家？”

赵如意皱皱眉头，安慰他道：“国公放心，朕已经命人安排百姓回迁事宜，京都房屋规划不好，历年都有火患，正好趁此机会重新规划一番。朕会在三个月内将百姓都迁回来，国公可以等天明去街上看看，哪里房子要建、哪里房子需拆，都已经画好线了。”

“哦……好……好吧！”

“夜深了，朕让侍卫送国公回去。”

“谢陛下，那……老臣就告退了！”王敢眼前似乎总闪烁着那双悲悯的眼神，怔怔站起，在侍卫的搀扶下走了出去。

阿如隔着纱帘，凝视着王敢白发苍苍的身影，久久没有移开目光。

赵如意带点邪恶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你觉得他是好人，我是坏人，是不是？”

阿如转过身抱住他，将头贴在赵如意胸口上，静静地听他心跳声，闭上了眼睛。好人也罢，坏人也罢，他就是他。

赵如意的声音如同梦幻，“这个世界如果都是好人，那大苑就完了！你不明白，阿如，你不会明白，总得有人做恶人的！有些事必须要做，我不做，就得留着她去做！”他呵呵地笑起来，“所以，我要抓紧时间，把事情都做了！”

赵如意突然大声道：“宣显亲王进来吧！”

四 远景

王庶握着拳头走进武英殿，他重伤未愈，所以面色十分苍白。

“臣参见陛下。”王庶艰难地曲起他中了两箭一刀的腿，血立即便渗了出来，神色却一片平静。帘子里面是他的妹妹，十七妹！但是在他最辉煌显赫的时候，他对这个妹妹，甚至还没有一个身边的宫人更关注。兄弟姐妹那么多，早就不稀罕了！他是皇长子，原本就不必对一个充容生的皇女假以辞色的。

风水轮回，谁知昔日不起眼的皇妹，此刻却可以轻易决定他的命运。

“显亲王，你起来吧。”帘子里面的声音似乎也有着许多感慨。

“谢陛下。”王庶俯首一礼，才缓慢站起，在武英殿的青砖上留下一个鲜红的

血印子。

“显亲王，朕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不等他说出来意，帘子里已经先开了口。

王庶并没有做出吃惊的表情，只见一个美丽异常的男子从帘子后面出来，走到他面前，双手捧着几卷黄绢，端端正正地向他看来。

王庶早就听过这个出奇美丽的男子，他叫赵如意，一个一听就不高贵的名字，但是这么个不高贵的人，现在却凌驾于一品大臣之上。

在围困京都最初，皇上忙于战事，他也消停得很。后来京都战局基本稳定成围困姿态，皇上一时收拾不了敌人，便在保证困住敌人的前提下，依照相国萧瑟在西北战后地区实行新政取得的经验成效，开始向南方九州推行新政。南方新政的实施者，皇帝选了现在她的第一亲信，便是这个赵如意。

于是赵如意人没有离开京都，却经常穿着锦缎绫罗、乘着王公才能乘坐的车轿，来往于集市和大臣身边。凡是南部九州的官员，哪怕是二品州牧，他一声招呼就叫来了。哪一个人推行新政不利，他同样一声招呼就能免职、拿问，甚至暗杀。

他率先强制在南方九州更改官制和田亩制度。

官制和田亩制度是革新中最容易得罪人的两处，同时也是涉及人最多、最容易收到好处的两处。这个赵如意视财如命，对贿赂来者不拒，甚至主动提出价码，搜刮了大量的钱财。但是这个阴损的人拿人钱财，却不真的替人办事，反而对能拿出更多钱的人更尽力地去搜刮。

所以，此人在南方九州官商中的名声极坏。却也有一部分官员依附于他，形成了一个党派，朝中对他不满的官员私下称之为“内党”。

不知多少吃了大亏的豪门官员想把他拉下马，不过自己行贿之事却无法张口，何况此人确实是在大力推行新政，手段或许有问题，目的却没有问题，以他现在圣眷之隆，没有抓到大把柄是很难扳倒的。

他采用这般什么也不顾的手段果然取得了莫大的结果，赵如意主持的南方九州革新的速度和成效，比西北的相国萧瑟还更快更好。

要知道，南方九州和西北情形大不相同。西北经过战火，世家豪门死的死散的散、田地房舍烧的烧荒的荒，人人都没头苍蝇一般等着盼着有人主持大局。相国大人一来，将田地统一收归官府，重新丈量了再按照百姓能提供出的证据归还。以往大量虚假瞒报的田地都浮出水面，成了官田，再发放给农户耕种，一切进行得都十分顺利。

而南方两百多年未经战乱，土地兼并情况严重，没到万不得已，世家豪门怎

么肯将口中的利益吐出来？那南方本来是青瞳和萧瑟预计的革新中最困难的地方，青瞳甚至要用京都失守来给南方世家施加压力。此刻被赵如意阴招阳招一起来，居然能比萧瑟做得更快，简直可称为奇迹。

在王庶受到的帝王教育观念中，这是异才，汉武帝时期的张汤，武则天时期的周兴、来俊臣都属于这等异才。这类人名声极坏，能依靠的唯有君王，失去宠幸则万劫不复，所以他们才是世界上最忠心不二的人。异才是只掌握在帝王手中的暗器，关键时刻可成大用。

从这一点上，别人说皇帝为色所迷，所以重用奸佞，他倒不这么看。像赵如意这般美色，喜欢他一点也不奇怪，但是沉溺重用则未必了，或许只是帝王手段中的一种。毕竟南方推行新政这件事如果不用赵如意，而是换成王敢、换成武本善、换成孙嘉、换成他王庶，任何一个人去办，别说像赵如意取得这么大成效了，恐怕只能搅成一团糟。

知人善用，这不正是帝王之术吗？王庶心中暗叹，昔日那个皇妹，如今已经是成熟的政客了。他心中再也不存不切实际的希望，喜爱美色、热血沸腾、重视亲情，如果皇帝是这样的人，他还或许有生存的希望，但是一个成熟的政客，是绝对不会留下他这样的隐患的。

大概今晚，就是自己生命的终结了吧——王庶想清楚这一点，奇怪的是，他此刻心中竟然一点也不愤懑慌乱。昔日刚刚流放流州的时候，他还未必会死，心头的愤懑和绝望却那般煎熬，让他夜夜难眠。现在没有希望了，他倒能如此平静。

回顾此生，只要能做的他也都做了，还有什么遗憾？王庶唇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意，心头一片祥和。

赵如意捧着黄绢，来到王庶身旁便站住不动，上下打量着王庶，神情间没有丝毫畏惧一个亲王的表示。

王庶淡淡地笑，静静地由着他打量，却没有回视。

这一刻，他不卑不亢，气度雍容，沉静如水，内敛如山。

男子的美除了相貌，还有让人说不出却能明确感觉到的一股气势。王庶血统带来的天生高贵，一下子就将繁花一般美丽的赵如意给比下去了。

赵如意垂下眼帘，羽毛一般的睫毛顿时隐藏住了他的眼神，他双手举过头顶，将黄绢放在王庶手上，又搬过一把椅子，“殿下请。”躬身深深一礼，便退回帘子后面。

回到帘子后面，赵如意双手握得紧紧的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必须杀了他！这个人是如此气势惊人，是如此具有威胁，所以，必须杀了他！”

王庶心中一片空明，坐下来，仔细看似手中的黄绢。上面的字迹很熟悉，确实是十七妹的笔迹。并不是说他熟悉青瞳的字迹，他熟悉的是昔日那个对手——太子的字迹，至于这个十三岁后，就不再和他同室求学的十七妹的笔迹是什么样，他根本没有注意过。但他的母亲德妃利用太子的字迹，骗得青瞳母亲自杀，此事过后他就记住了，当今皇上和太子的笔迹是一模一样的。

第一封黄绢是作战计划，说的是关中战役，怎么和西瞻二十万联军作战，什么时候把握什么分寸，用哪一员战将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
第二封黄绢也是作战计划，说的却是万一京都围敌计划失败，让西瞻军进入南部九州，该怎么处理，同样将一切计划得十分详细。

要照从前王庶学了一肚皮兵法的时候，他可能对此颇有微词，因为这所有的计划看上去都有漏洞。每一个自认为熟悉兵法的人，在看到计划的时候，总会提出如果敌人这样，如果敌人那样，这个计划就不能行得通了。比如青瞳制订京都诱敌的计划，就可以说如果敌人绕道北上，不去京都，你一番调度岂不是正好给敌人让路？这天下间万事都有补救方法，也都有克制的办法，让你用嘴说总能说得周详紧密，这也就是赵奢谈论兵法的时候，怎么也说不过赵括的原因。

但实际上，纸上谈兵的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，那便是他们这个如果，是建立在敌人知道他们计划和虚实的基础上的，也是建立在敌人能敏捷地抓住机会，不犯任何错误的基础上的。

以前，王庶也会是如果中的一员，但现在，真实的战争已经教会了他。战争中几乎没有不犯错误的一方，在实力不会差别太悬殊的时候，谁犯的错误少，谁就会取得胜利；谁能抓住敌人的错误，谁就能以少胜多。

所以这两封黄绢拿在他的手中，他非常明白它们的分量。按照这样的部署，如果不犯错误，就会立于必胜之地，犯了小错误，也一样胜算很大。而其中所选择的战将，必是经过深刻了解，认为能将战略最好贯彻的将领吧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闭目消化一下，在心中和自己的设想印证，然后才拿起第三封黄绢。

这一封则是改革方略，详细标明先后顺序和预期会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法。

下一封是已经实施改革的部分和已经取得的成效，以及预期会取得的成效。

王庶看得激动不已，他看到，国家已经开始复苏，一切都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大苑正向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。

最后一封是展望，未来国家富强之后，对待四夷诸国的态度、对待士农工商的政策等等。

这些主意多半出自萧瑟，着眼十分远，有些条款甚至要三十年、五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成果，却每一条都十分重要。

慢慢看着，王庶脸上渐渐露出了然的神色。这都是机密，都是只应该皇帝和最少数参政大臣才知道的国策，没有任何必要给他看。以他这个藩王的身份想知道，就等同于问鼎，鼎有多重和一个没有野心篡位的人是毫无关系的。

给他看，那是对他的尊重，同时也是交代，让他放心地去死，让他提前看到，这个国家在他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这表明皇帝不会让他活着，但皇帝十分尊重他。

王庶嘴边渐渐扯起一个淡淡的笑。他轻声道：“大苑能变成这样，真好！”他离开椅子，俯下身，道，“如能这样，臣此生再无遗憾——臣，衷心感谢陛下！”

五 王敢

这声音如此沉稳，没有丝毫颤抖，倒让帘子后面的赵如意颤抖了一下。他何尝不尊重这个打进京都的九殿下？何尝愿意杀了他？但王敢他容得，花笺他容得，姚有德他容得，但是这个九殿下，实在容不得！怪就怪你太有本事，怪就怪你身份太高贵，怪就怪你威胁实在太太！

他咬着牙，抓起酒杯。摔杯为号，只要听到脆响，武英殿上就会闪出血光。

突然，他的手被一只纤细的手紧紧抓住，阿如闪烁着恳求的目光紧盯着他，用力摇头。

赵如意小范围甩了一下她的手，殿内垂着的是纱帘，那层轻纱让人不能看清里面人的面容，但却能看到轮廓，如果他和“女皇”大力拉扯，立即就会惹人怀疑了。

他的目光变得尖利，用指甲狠狠掐了阿如手臂一下。

阿如吃疼，双眉蹙在一起，却仍旧不放手。

这么长时间，等待中的事情没有发生，王庶略微奇怪，他想了想，道：“陛下，臣有一事想问陛下，臣去了之后，西北军的兄弟，陛下会如何对待？”

赵如意瞪了阿如一眼，才道：“西北军是大苑的西北军，也是朕的西北军。显亲王你放心，西北军绝不会因你得咎。”

王庶微笑，“如此，臣就放心去了。”

他站起来，闭上眼睛。

等了片刻，还是没有任何事发生，王庶奇怪地睁开眼，却见帘子中两个人影，僵硬地小范围推搡，似乎在争抢什么。

“你要害死我吗？”赵如意用最低的声音冲阿如说话，但是王庶还是隐约听到了。

但是已经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了，只见此言一出，帘子后面女子身形一僵，酒杯被赵如意夺回，叮的一声摔了个粉碎。殿门打开，冲出无数身影，刀光林立，将他围在中间。

赵如意在帘子后面尖声道：“显亲王意图刺杀朕，来人！就地处决！”

刀光剑影一起闪动，突然殿门被大力敲击了几下，一个响若洪钟的声音吼叫着道：“陛下！臣是王敢啊！你看老臣这记性！事情没办成我就走了，走到门口我又想起来，还得折回来麻烦陛下……咦？这武英殿怎么没有侍卫守门？”

要在殿内做这事，别说武英殿，这一片方圆几里地的侍卫都被赵如意调开了，当然没有人守门。

王敢敲不开门，嘟囔两句：“里面明明有灯有人影，陛下你在里面吗？臣要进来啦！”他的嘟囔就等于别人的大喊。

殿中诸人面面相觑，还没等任何反应，门就被推开了，王敢迈步进来。皇宫中的门槛都有一尺高，老头子自知腿脚已经不济，不想绊一个马趴，所以一直低着头，小心看着脚下。

他边走边说：“臣今儿来，是为了有个百姓偷入京都，被禁军抓了起来。以前臣和他家保证过，如果不能回去，就让他来找臣算账！现在他家男人被抓了，那妇人守在城外几日，等到小儿出城，老臣这才知晓。”

他终于走进来，抬头道：“陛下你说的也有理，迁回百姓的事慢点就慢点，不过，能不能给老臣个面子，把这个人先放……放……”

一屋子人看着他，他看着一屋子人，都呆住了，只剩他一人嘴里无意识地嘟囔：“把这个人放……放……”

“九殿下！”王敢认出一群刀光剑影的人中间站着手无寸铁的王庶，不由扯着喉咙叫了起来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屋瓦都被他震得咯咯直响。

一个侍卫硬着头皮道：“王庶叛国，已经被我们围住，国公爷您请退后，别被这个叛逆伤了！”

“放屁！”王敢跳了起来，吼道，“九殿下叛国？你回去打听一下，当年杨予筹叛乱，先帝陛下一路北撤，满天下的凤子龙孙，除了九殿下，还有谁起来说个